

国际佛学论丛

(第1辑)

禅定

夏坝·降央克珠 魏德东◎主编
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佛学研究中心◎主办

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国际佛学论丛 (第1辑)

禅 定

夏坝·降央克珠 魏德东◎主编
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佛学研究中心◎主办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国际佛学论丛·第1辑，禅定／夏坝·降央克珠，魏德东主编·

—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14.10

ISBN 978 - 7 - 5161 - 4878 - 5

I. ①国… II. ①夏… ②魏… III. ①佛学—文集②禅宗—文集
IV. ①B94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228874 号

出版人 赵剑英

责任编辑 韩国茹

责任校对 董晓月

责任印制 张雪娇

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(邮编 100720)

网 址 <http://www.csspw.cn>

中文域名：中国社科网 010 - 64070619

发 行 部 010 - 84083685

门 市 部 010 - 84029450

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

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公司

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

版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10 × 1000 1/16

印 张 16

插 页 2

字 数 268 千字

定 价 49.00 元

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，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电话：010 - 64009791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卷首语

佛教是三大世界性宗教之一，对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。随着现代化、全球化的深入，佛教的现代价值日益得到重视。佛教以人的根本觉悟作为终极追求，强调提升人的精神境界，具有很强的人本主义与理性主义的特质。在当代人类文明对话中，佛教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，其鲜明的东方思维方式为人类文明的走向提供着重要的启示。

佛教在 2500 多年的发展中，形成了南传佛教、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等三大语系。中国是唯一拥有三大语系信仰传统的国家，堪称世界佛教的重镇。三大佛教语系之间从来就是互相交流、互相促进的关系。今天，推动佛教三大语系之间，特别是汉藏佛教之间更深层次的相互体认，是佛教学术的重要工作，也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。

佛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佛教源于古印度，传入中国已经 2000 多年，早已与中国文化水乳交融。中国信仰者将佛教的核心精神与华夏固有的儒家、道家文化相结合，形成了辉煌灿烂的中国佛教。今天的中国佛教，身列儒释道三教之中，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，是中国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精神资源。在物质现代化基本完成之后，文化与精神的现代化日益成为中国发展的主题。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，建设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中国精神，是当代中国文化的使命；在这一历史伟业中，中国佛教义不容辞。

2011 年 11 月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佛学研究中心成立。中心由黑龙江省大庆市富裕正洁寺与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创办，聘请著名佛学专家方立天教授担任名誉主任，希望能整合学术界、宗教界和企业界的力量，打造一个高水平的国际佛教学术交流的平台。中心的主要工作包括举办国际佛学

论坛，翻译出版佛学译丛，资助中国学生海外进修，资助外国学生到中国学习佛教与中国文化，邀请海内外著名专家讲学，设立相关学术课题，等等。

自成立以来，国际佛学研究中心努力推动佛教学术的国际研究。在众多的学术活动中，“国际佛学论坛”是重要的项目。该论坛自2011年起，每年1届，每届1个主题。首届国际佛学论坛讨论的主题是“经典翻译与宗教传播”，来自日本、美国、德国、泰国及国内的70余名学者、学僧出席了论坛。2012年论坛的主题是“禅定思想与实践”，来自世界各地的50余位嘉宾出席了会议。国际佛学论坛的重要特色是学僧的积极参与，既有汉地的禅师，也有东南亚国家的托钵僧，最多的则是来自青藏高原的活佛与格西。不同类型、不同语系、不同地域之间佛教的学术交流，推动了对佛教丰富性与深刻性的认识。

呈现在您面前的这本论丛，是首届与第二届国际佛学论坛的文献精选。论文与译文约各占一半，论文部分主要探讨了佛教的禅定思想，译文部分则汉译了藏传佛教有关禅定的若干经典。尽管编者已经竭尽全力，但一定还有不少错讹之处，期待得到您的批评与指正。

夏坝·降央克珠 魏德东

2014年5月1日

国际佛学论丛(第1辑)

名誉主编：方立天

主 编：夏坝·降央克珠 魏德东

编辑委员：陈冠桥 江 波 刘殿利

史 瑛 土登曲扎 惟 善

魏德东 夏坝·降央克珠

游 韬 云 丹 张风雷

张文良 张雪松 资 粮

主 办：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佛学研究中心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卷首语 | (1) |
| 从天台“六即”行位之开立看顿悟与渐修的关系 | 张风雷(1) |
| 略谈禅宗的修证特色 | 明影(15) |
| 梵文“ <i>dhyāna</i> ”之汉译与“禅”字读音演变 | 惟善(28) |
| 说一切有部的六行观断惑论 | 张敬川(50) |
| 格鲁派禅修理论中“掉举、昏沉、沉没”之比较 | 刘晓丹(70) |
| “九次第定”略述 | 金芳初(78) |
| 奢摩他九住心阐释的变迁 | |
| ——以瑜伽行派论典和格鲁派道次第论著为中心 | 陈乐(89) |
| 佛教禅定：心理学方法论研究的一种新视角 | 彭彦琴 胡红云(102) |
| 禅宗的西方解读 | 李四龙(113) |
| 现观庄严论释金鬘疏·前行方便品 | |
| 宗喀巴 著 夏坝·降央克珠 译(121) | |
| 现观庄严论释金鬘疏·别释静虑无色定 | |
| 宗喀巴 著 马艳 译(131) | |
| 静虑无色笔记 | 宗喀巴 著 曹先顺 邵华 译(145) |
| 静虑无色辨析 | 法幢 著 曹先顺 邵华 译(155) |
| 静虑无色总义·善说心要白莲鬘(节选) | |
| 克主丹巴达杰 著 德勒 曹先顺 译(193) | |
| 静虑无色辨析·白莲鬘 | 克主丹巴达杰 著 朱竞昊 译(224) |
| 征稿启事 | (246) |

从天台“六即”行位之开立看顿悟与渐修的关系

张风雷

【提要】本文围绕着“顿悟”与“渐修”的关系问题，对天台“六即”义作了集中考察。笔者认为，天台宗虽向以修习圆顿止观而著称，但从其“六即”行位的开立来看，圆顿止观的修习并不是没有阶次的。“理即”的凡俗众生，须经“名字即”、“观行即”、“相似即”、“分真即”的渐次修行，最终才能达到圆顿的“究竟即”。这表明，天台的止观修习从总体上来看还是渐进的，只有在修行毕其全功、由“分真即”的等觉转入“究竟即”的妙觉之时，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圆成顿得。从“六即”行位的开立来看，“顿悟”的问题甚复杂，约略可分为“名字即”的“解悟”与“究竟即”的“证悟”。在“解悟”与“证悟”未臻究竟之前，也可以方便地划分出层次不等、相对较小的种种“解悟”与“证悟”，即是所谓的“分真”（证悟中有“分真即”，解悟中庶几亦可类推）。因此，说到“悟”，必当具体分析其“悟”的阶次与行位，而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。无论何等层次的“悟”，就其悟之刹那言，皆可称为“顿悟”；相对地，“修”则重在“渐”的工夫。其实是修中有悟、悟借修得的。此外，天台以“名字即”列于“观行即”之前，而位于修行之首，显示出“依正解以立正行”、“教观双美”、“解行并进”的基本宗风。

【关键词】顿悟 渐修 六即行位 止观

【作者简介】张风雷，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教授。E-mail：zhangfl@ruc.edu.cn

一 引言

“顿悟”与“渐修”的关系问题，是佛教理论与实践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之一。这一问题，早在部派佛教时期即成为争论的焦点，在后来的佛教历史发展过程中，也不断地被重新提出来加以讨论。在佛教的实际修学过程中，“顿悟”与“渐修”分别占有何种位置？二者之间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？直到今天，对这一问题也还不能说是有了一个圆满的解决。理念上的混乱，严重地影响到佛教的修学；而各执一端，则又造成学人间的纷争。为今日之佛教发展计，对“顿悟”与“渐修”的关系问题实有再提出来加以检讨的必要。

论及佛教“顿”与“渐”的问题，人们往往会想到天台智者大师所开立的“圆顿止观”法门与“渐次止观”法门。按照灌顶在《摩诃止观》“缘起”段的说法：“天台传南岳三种止观：一、渐次；二、不定；三、圆顿。”^① 也就是说，天台智者大师从南岳慧思大师那里传承了三种止观：渐次止观、不定止观与圆顿止观。^② 在这三种止观中，渐次止观初浅后深，如登阶梯，节节上升；不定止观则没有固定的阶次，而是或浅或深，或渐或顿，前后更互的；圆顿止观则既没有从浅入深的固定阶次，也不是浅深顿渐前后更互的，而是当下圆满体认佛教真理，无碍无滞。对于这三种止观，智者大师皆有专门的论述，如《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》（亦称作《次第禅门》）说渐次止观，《六妙门》说不定止观，“三大部”之一的《摩诃止观》则专论圆顿止观。至于最为流行的《童蒙止观》（亦名《修习止观坐禅法要》或《小止观》），通常被视为“大部（指《摩诃止观》）之梗概”，实则介于《次第禅门》与《摩诃止观》之间，代表着从渐次止观向圆顿止观的过渡，是初入圆顿止观法门的指南。

^① 智𫖮：《摩诃止观》卷一上，《大正藏》第46册，第1页下。

^② 灌顶所谓渐次、不定、圆顿三种止观皆是由南岳慧思传给天台智𫖮的说法，不过是从建立天台宗法统的角度而言的。实际上，所谓“天台传南岳三种止观”者，并不是简单的传承，而是有创新和发展在内的。就连灌顶自己也承认：以一心三观为核心的圆顿止观是“天台智者说己心中所行法门”（《摩诃止观》卷一上，《大正藏》第46册，第1页中），此种法门“止观明静，前代未闻”（《摩诃止观》卷一上，《大正藏》第46册，第1页上）。

智者大师如上开立的三种止观法门，特别是“渐次止观”与“圆顿止观”，当然蕴涵有“渐次”与“圆顿”的意味。但是，这种所谓的“渐”与“顿”，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讲的。我们知道，智者大师曾把全体佛教判释为“五时八教”^①。其中之“五时”即华严时、鹿苑时、方等时、般若时、法华涅槃时，是就佛说法时间的先后次序而对全体佛教所作的判释；顿、渐、秘密、不定之“化仪四教”，是就佛说法形式之不同而作的判释；藏、通、别、圆之“化法四教”，则是依照佛法义理之浅深多层次而对全体佛教所作的判释。上述的“化法四教”，一方面在义理的浅深多层次和实践的阶差行位上判然有别，另一方面又有着渐次递进的关系：藏教中的利根大智之人可入于通教，通教中的利根大智之人可入于别教、圆教，别教中的利根大智之人可入于圆教。这样，“化法四教”从低到高、从浅至深又可以分为七个阶次，即藏、通、别入通、圆入通、别、圆入别、圆。其中，以《法华经》为代表的纯圆之教畅佛出世之本怀，“正直舍方便，但说无上道”，唯是一佛乘，在佛所有的教法中最为殊胜。这是就“教门”而言。若就“观门”而论，则“渐次止观”对应着渐教，就化法言，不过是通教、别教至多是圆入别教的观法，唯有“圆顿止观”才是纯圆之教的观法。智者大师虽然也讲渐次、不定、圆顿三种止观“皆是大乘，俱缘实相，同名止观”^②，最终皆可体达诸法实相，但是就教判而言，这三种止观仍各自对应着自己的教相，并不处在同一个层次。因此，用“渐次止观”与“圆顿止观”的分疏来理解智者大师对“渐修”与“顿悟”的看法，虽有一定的道理，但也并不是完全确当的。

智者大师的全部止观学说中虽然包含着渐次、不定、圆顿之三种止观，但是其重点与核心则在于圆顿止观。特别是在其晚年讲《摩诃止观》时，更把三种止观“以一止观结之”^③，此“一止观”即是圆顿止观。因此，要探究智者大师对“渐修”与“顿悟”的确切看法，恐怕还得从其

^① 智者大师教相判释学说的具体内容，可参见《法华玄义》之卷一上下、卷六下、卷十下以及《四教义》。此外，亦可参考灌顶之《天台八教大意》。近人所常用的《天台四教仪》（北宋初年高丽僧谛观撰）及其注释书《天台四教仪集解》（北宋天台宗僧从义撰）、《天台四教仪备释》（南宋天台宗僧元粹撰）、《天台四教仪集注》（元代天台宗僧蒙润撰）等，相对而言，则是较晚近的作品了。

^② 智𫖮：《摩诃止观》卷一上，《大正藏》第46册，第1页下。

^③ 同上。

对“圆顿止观”的论述入手。“圆顿止观”既然是“圆顿”的，何以会有“渐”的问题呢？这仍然要联系着智者大师的教相判释学说来理解：智者大师所谓的“圆顿止观”，是对应着圆教的教相、相对于“渐次止观”的修习法门而言的，并不是说“圆顿止观”的修习中完全没有“渐”的问题。笔者认为，在智者大师的圆顿止观学说中，“六即”行位的开立集中反映了其对“渐修”与“顿悟”的看法。今特以此为切入点，对天台圆教中“顿悟”与“渐修”的关系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，以就教于各位大德硕学。

二 天台“六即”行位之开立

天台之所以谓“六即”，是智者大师依照圆教修行的阶次，就从凡夫到成佛的整个修证过程而开立的六种行位。智者大师指出：修习圆顿止观，“须知六即，谓：理即、名字即、观行即、相似即、分真即、究竟即”^①。具体来说，“六即”依次是：

理即。 所谓“理即”，是指凡俗众生本具佛性之理，究竟不失。智者大师说：“佛界众生界，一界无别界”，“虽昏盲倒惑，其理存焉，斯理灼然，世间常住，有佛不能益，无佛不能损”。^② 也就是说，不论知与不知，修与不修，悟与不悟，从本自具有的性理上来说，“众生即是佛”^③。其他如“烦恼即是菩提”、“生死即涅槃”、“即凡法是实法”^④ 等，也都是从“理即”的角度来讲的。严格说来，“理即”还只是对众生性理的分析，尚不是对众生修行的要求。不过，“修”必须从“性”出发，必须以“性”为基础，所以智者大师把“理即”放在“六即”之首，作为行位的基础和出发点。

名字即。 众生虽然本具佛性之理，但是由于愚钝暗昧，不能自知本具之性理，因而“理虽即是，日用不知”^⑤。只有从善知识处或佛教经卷中，

① 智𫖮：《摩诃止观》卷一下，《大正藏》第46册，第10页中。

② 智𫖮：《观无量寿佛经疏》，《大正藏》第37册，第187页上。

③ 同上。

④ 智𫖮：《摩诃止观》卷一上，《大正藏》第46册，第6页上一中。

⑤ 智𫖮：《摩诃止观》卷一下，《大正藏》第46册，第10页中。

闻听佛法，通达名字，“于名字中通达解了，知一切法皆是佛法”^①，知一切众生皆当作佛，才能从本初的“理即”达到闻名知解的“名字即”。把“名字即”列入圆教行位之中，强调“名字即菩提”^②，表明智𫖮对佛教理论学习的高度重视。

观行即。由学习、理解、信仰佛法义理，更进一步地落实到实际的观行活动中，精进修行，“心观明了，理慧相应，所行如所言，所言如所行”^③，就是“观行即”。智𫖮还根据《法华经·分别功德品》，把“观行即”又分为五品：①随喜品。对于圆教义理能够明白通达，深心信解，而生随喜之心，开心观之门，即是初品弟子位。②读诵品。由深信随喜圆教义理进而受持读诵《法华》等大乘经典，“善言妙义与心相会”，常念不失，“心观益明”^④，即是第二品弟子位。③说法品。由受持诵读大乘经典进而讲说宣扬佛法义理，自利利他，心观倍胜于前，即是第三品弟子位。④兼行六度品。除了随喜、读诵、说法之外，还能兼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之六度，以助观心，即是第四品弟子位。⑤正行六度品。能正行六度，自行化他，事理具足，心观无碍，即是第五品弟子位。总此五品，在行位上皆属于“观行即”。

相似即。通过进一步的修行，“逾观逾明，逾止逾寂”^⑤，而发相似中道智慧，近似于亲证法性佛理，名“相似即”。入此位者，能得六根清净之德，故又称“六根清净位”。智者大师临终时曾言：“吾不领众，必净六根，为他损己，只是五品位耳。”^⑥这就是说，智𫖮本来能够达到六根清净位，但由于“为他损己”，只证得了五品弟子位。由此亦可以看出，智𫖮为了教化众生，是不惮于牺牲个人利益的。

分真即。由相似观慧进而发真智，历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乃至等觉共四十一位，分分破四十一品无明，分分“见佛性，开宝藏，显真如”，“无明微薄，智慧转著”^⑦，为分真即。在此之前观行即、相似即

① 智𫖮：《摩诃止观》卷一下，《大正藏》第46册，第10页中。

② 同上。

③ 同上书，第10页中一下。

④ 智𫖮：《摩诃止观》卷七下，《大正藏》第46册，第98页下。

⑤ 智𫖮：《摩诃止观》卷一下，《大正藏》第46册，第10页下。

⑥ 灌顶：《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册，第196页中。

⑦ 智𫖮：《摩诃止观》卷一下，《大正藏》第46册，第10页下。

都还处在凡位，分真即则入于圣位。

究竟即。至于等觉之位，虽见佛性，犹未了了，无明虽微，尚未断尽。只有继续进修观行，最后断尽第四十二品微细无明，圆发究竟妙觉之智，完全显现本自具有的真如佛性，达到彻底觉悟，才能证得究竟菩提、涅槃极果，至于大乘圆教佛位。智𫖮说：“等觉一转，入于妙觉，智光圆满，不复可增，名菩提果；大涅槃断，更无可断，名果果。等觉不通，唯佛能通……故名究竟菩提。”^①

在智𫖮看来，从凡夫到成佛虽可以划分为上述历历分明的六个阶次，然就性理而言，这六个阶次又是常即一体的，因为凡圣生佛在本性上并无高下位次的差别，凡夫的性理即是菩萨诸佛的性理，同然一味，无二无别。故自凡夫至成佛，行位虽有六阶，性理则为一体，是谓“虽六而常即”。譬如月亮，从初一到十五，虽有明暗盈亏的差别，但若从本体上观察，原只是一个月亮。不过，在另一方面，月亮虽只是一个，却有着从初一到十五明暗盈亏的不同。同样地，众生与诸佛的性理虽一体不二，但就因果事相而言，从凡夫到成佛却又有高下不同的六个阶次，历历分明，不可混滥，是谓“虽即而常六”。智𫖮指出，若不晓得“六而常即”，众生就会“高推圣境，非己智分”^②，从而失去修行上进的信心和精神动力，枉自流浪生死，受苦无尽，辜负了本自具有的佛性，就如贫家之女，本有无量宝藏，却不自知，受无量诸苦；而在另一方面，若不明“即而常六”，闻听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皆当作佛，便会“起增上慢，谓己均佛”^③，因而懒散放逸，不事修为，甚至轻慢圣贤菩萨，造孽作恶，则非但不能证得圆教佛果，就连二乘乃至人天福善亦将消失殆尽，而堕入三恶道中，永无解脱之期，如同贫家之女，虽知家藏无量宝藏，却不肯挖掘利用，终究不能得到宝藏而仍为贫寒之女，受苦受难，无有穷期。所以，智𫖮说：“为此事故，须知六即……此六即者，始凡终圣，始凡故除疑怯，终圣故除慢大。”^④

由上所述，不难看出，智𫖮立“六即”行位的本意，一方面是使人

① 智𫖮：《摩诃止观》卷一下，《大正藏》第46册，第10页下。

② 同上书，第10页中。

③ 同上。

④ 同上。

们通达圆教义理，坚信自己能够成佛；另一方面则是要人们懂得，自己虽然本来具足真如佛性、如来性德，但是如果不肯依教修行，则仍然只是一介凡夫，终究成不得佛果。只有依于妙解以立正行，勤勉精进，不退不转，才能渐次从理即、名字即、观行即、相似即、分真即而最后证得究竟即，才能把成佛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。因此，智𫖮不仅从性理的角度把“六即”规定为“六即佛”^①、“六即菩提”^②，而且还从修事的角度把“六即”规定为“六即止观”^③。也就是说，从凡夫至成佛的全部过程，即理而言，必以真如佛性为一实理体；即事而言，必以止观实修贯穿始终。智𫖮常说，“解而无行，终无所至”^④，“信而不用，于己无益”^⑤，本具的真如佛性，圆教的妙法实理，只有通过实际的修行才能得以显发，得以亲证。这样，智𫖮就通过对“六即”行位的开立，把佛教所最为关心的成佛问题归结到止观修习实践上来。可以说，智者大师的全部止观学说，都是建立在“六即”义的基础之上的。

三 “六即”行位中的“顿悟”问题

智者大师“六即”行位之开立，虽没有直接论及顿悟与渐修的问题，但由于“六即”主要讲的是圆教修学之行位，故对于我们理解天台之顿悟渐修观，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。笔者认为，上述之所谓“六即”，可大分为二：一为性理，“理即”是也；二为修证，余“五即”是也。“理即”是从修行主体本具之性理立论，肯定包括自己在内的凡俗众生在性理上与佛是平等无差的，虽有发起行者信心之作用，但毕竟重在于“性”而不在于“修”，故论顿悟与渐修，可先置“理即”于度外；余“五即”明示修证的过程和阶次，与顿悟渐修的问题有着直接的关系，故下文重点就“五即”进行分析。

从“名字即”经“观行即”、“相似即”、“分真即”终至“究竟即”，

^① 参见智𫖮《观无量寿佛经疏》，《大正藏》第37册，第187页上一中。

^② 参见智𫖮《摩诃止观》卷一下，《大正藏》第46册，第10页中一下。

^③ 同上。

^④ 智𫖮：《摩诃止观》卷三下，《大正藏》第46册，第30页中。

^⑤ 智𫖮：《摩诃止观》卷八上，《大正藏》第46册，第109页下。

是天台圆教所指示的整个修证过程。这个过程既然是如登阶梯、拾级而上的，那么，从总体上来看，它必定是要求渐修的。不过，在总体的渐修之中也不是没有“顿悟”的问题。其中，尤以“名字即”与“究竟即”这两个环节与“顿悟”的关系至为密切。

先来看“究竟即”。如前所述，“究竟即”是在证得“分真即”等觉之位后，继续进修观行，断尽最后一品微细无明，“等觉一转，入于妙觉”^①，圆发究竟妙智，顿显真如佛性，证成涅槃极果，“等觉不通，唯佛能通”^②。这不是佛教最究极、最圆妙的觉悟吗？毋庸置疑，这种“悟”必定是“顿”的。所谓“等觉一转，入于妙觉”者，只能是顿超，是顿转顿入而非渐转渐入。

说“究竟即”是“顿悟”，而且是最彻底、最圆妙的“顿悟”，大概没有什么疑义。但是，把“名字即”与“顿悟”联系起来，问题就要复杂得多。智者大师在界定“名字即”时，指出：

名字即者：理虽即是，日用不知，以未闻三谛，全不识佛法，如牛羊眼，不解方隅；或从知识，或从经卷，闻上所说一实菩提，于名字中通达解了，知一切法皆是佛法，是为名字即菩提；亦是名字止观。若未闻时，处处驰求。既得闻已，攀觅心息，名止；但信法性，不信其诸，名为观。^③

从上述的界定中可以看出，所谓“名字即”者，并非简单地从善知识处或从佛教经卷中闻听佛法，知名识字，而是要“于名字中通达解了”，由“理虽即是，日用不知”的愚昧混沌状态达到“知一切法皆是佛法”，从而“但信法性，不信其诸”。若从天台本宗的立场而言，实则就是要通达解了“三千互具”、“三谛圆融”、“性具善恶”等的圆教义理。若从“六即”的角度而论，则是对“理即”的“通达解了”。这样的“通达解了”，不也可以说是一种觉悟吗？这种觉悟，就“或从知识，或从经卷，闻听佛法”言，当然需要一个渐次的过程；但从最终的“通达解了”

^① 智𫖮：《摩诃止观》卷一下，《大正藏》第46册，第10页下。

^② 同上。

^③ 同上书，第10页中一下。

言，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“顿悟”，即使这种“顿悟”只是纯粹知识性的“豁然贯通”。

当然，“文字即”的所谓“顿悟”与“究竟即”的“顿悟”是不能同日而语的。前者只是对“理即”的觉悟，是对圆教实理的“通达解了”，其归结点在于“解理”上，亦即是所谓的“解悟”；后者则不单是对圆教义理的“通达解了”，而是在获得“解悟”的前提下，依于正解以起正行，经过实际的践修，最终对涅槃极果的证成，其归结点在于“证果”上，亦即是“证悟”。若约通常所谓之“信解行证”而论，则“名字即”相当于“解”，“究竟即”相当于“证”。

其实，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讲，不仅“名字即”、“究竟即”与“顿悟”有密切的关系，即在“观行即”、“相似即”、“分真即”中，也各各有“顿悟”的问题。如“分真即”，历十住、十行、十回向、十地乃至等觉共四十一位，分分破四十一品无明，分分“见佛性，开宝藏，显真如”，虽说是如登阶梯、渐次而上的，但在四十一位中，从前一位向后一位的转入，也还像“等觉一转，入于妙觉”那样，是当下“顿”得的，只不过前四十一位中的转入并非最圆满、最彻底、最究极的“顿悟”、“顿证”罢了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“等觉一转，入于妙觉”的“究竟即”，可以称为“大证悟”；而前“分真即”中的分分破无明、证真理则可以称为“小证悟”。证悟虽有大小，有究极不究极，但从证悟之刹那言，是皆可以称之为“顿”的。

比之于“证悟”的分大小，“解悟”也可以方便地分为“大解悟”与“小解悟”。于名字中对“三千互具”、“三谛圆融”等圆教义理完全彻底的“通达解了”，即是“大解悟”；从假（空前假）入空、从空入假（空后假）、再由空假而入于中道，相对而言则是“小解悟”。解悟虽亦有大小之分，有圆满不圆满之别，但就解悟之刹那而论，也是“豁然开朗”的。

由上可见，单就天台所开立的“六即”行位来看，“悟”或“顿悟”的问题就很复杂：有证悟，有解悟；证悟与解悟中，又各有大小之分、高下之别，有圆满不圆满、究极不究极。因此，对于所谓的“悟”或“顿悟”，不能笼统地一概而论，而要对所悟的内容和层次作具体的分析，始能知其行位。我们看到，古今均有不少“言下大悟”之类的传说。这种“大悟”，是否为“究竟即”的证悟，恐怕还得考量。譬如智者大师，无

论是就知解而言还是就修证而论，在整个中国佛教史上恐怕没有几个人可以与他比肩抗衡，可他在临终前自述所证行位时却说：“吾不领众，必净六根，为他损己，只是五品位耳。”^① 在“六即”行位中，“五品位”属“观行即”，相当于外凡弟子位。即使再进一步，证得六根清净位，也只是内凡弟子位，于“六即”中属“相似即”摄，尚未能从凡入圣，分分证真，更不用说达到果德圆满的“究竟即”了。后世学人，出于对智者大师的景仰，往往对大师自言之行位作种种曲解，其护教之心固然可嘉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也不能对智者大师临终之际的自证之言置之不顾，或是把它简单地看作是一种自谦之词。实际上，从天台之“六即”行位来看，智者大师所自证的“五品弟子位”，虽未及圆教圣位之证真，却是超迈“名字即”的“解悟”之上的。要证得这个行位，除了须对“三千互具”、“三谛圆融”等圆教义理完全“通达解了”外，还要把这种对圆教义理的悟解贯彻到圆顿止观的实际修行中去，正行六度，自利化他，教观双运，“理慧相应，所行如所言，所言如所行”^②。智者大师证此位而未言“悟”，可见认真起来，“悟”之一字，不是可以随便说的；若言“悟”，则当探究是何等层次上的“悟”，才能明了其行位。

四 从“名字即”到“究竟即”—— 渐次修行的基本原则

佛教全部修学的最终目的，即在于觉悟成佛，证得涅槃极果。这样的觉悟，就其层次和内容而言，不单是“名字即”于“理”上的解悟，而是在悟理的基础上起而修事，达到理圆事满的究极境地，亦即是“究竟即”上的证成。

“究竟即”的证成，就其最终证成的刹那言，其方式自然是圆顿的；但是这样的圆证顿觉，对于一般的凡俗众生而言，并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。尽管从性理上亦即从“理即”的角度而言，“众生即是佛”^③，但是

^① 灌顶：《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册，第196页中。

^② 智𫖮：《摩诃止观》卷一下，《大正藏》第46册，第10页中一下。

^③ 智𫖮：《观无量寿佛经疏》，《大正藏》第37册，第187页上。